

锦绣的城



杨帆◎著

作家出版社

锦绣的城

杨帆◎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绣的城 / 杨帆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中国作家·江西原创)

ISBN 978-7-5063-9316-4

I. ①锦…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5345 号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江西作协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

锦绣的城

作 者: 杨 帆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MORE 创意·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78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16-4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那桩凶杀案在漏斗街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牛丽窝在屋里两天没出门。她大概是有些想家，以致夜里发起烧来。立冬后，都城下起雨，雨打在屋檐的铁皮上时而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动。有时打雷，简直就是夏天的阵势。更多时候是整夜的淋漓不尽，那种细致缱绻的敲打，令牛丽一阵阵地恍惚。间或刺啦啦一阵子，像是一只大鸟的翅膀扇过屋顶，飞向高远的云雾缥缈处。这种时候牛丽常会醒来，或是迷迷糊糊睡去，她红着脸蛋总归是醒了睡、睡了醒。

两天水米未进，神经被烧得脆弱，人是糊里糊涂，昼夜不分，连续几个小时做梦。她说起了梦话，并且听见自己发出被扼住喉咙的咿咿声。那个教导主任的老娘揪住牛丽胸口的红领巾，不断地按顺时针方向卷动着，收紧着，直到她吐出舌头。教导主任和他老婆袖手旁观，他们的儿子躺在一边的行军床上，直挺挺的。那老婆子咒她生不出孩子，一辈子叫千人骑万人操；牛丽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骂词，在梦里就是骂不动，任凭那张豁嘴里的唾沫星子喷了自己满头满脸。醒来听到当当的雨声，有几分钟怔怔地，疑心自己还在老家的偏房里。她住的房间也是这样暗暗的，潮气重，四面墙上都有大块的黄渍，被褥总是散发一股霉味。有几分钟她强烈地想念那个房间。她有几年没有回去了，平时也不常打电话，时而通过微信群，多少知道家中一些情况。事实上她母亲很想念她，房间给她空着，等她混不下去了回

去住。这些是通过她父亲传达的，她和母亲之间总像是隔着点什么。

牛丽欠起身子，向上伸长手臂够着了台灯开关。屋里亮起来，她透过光线看到对面窗子外黑亮的雨丝。她不是要看夜景、雨势，对此她不关心，哪怕是外面下金子，也要她起得来床。不过，雨也算是阻隔人与人交往的一样东西。比如，有人可能打算今晚来她家，抬头看看屋檐，便把念头搁下了。又比如，她若是病情转危，喊叫起来，隔着雨声恐怕也没有路人听得到。何况街面的行人那么稀落，他们不是在喝酒，就是在搓麻将。即便他们在隔壁，也不大可能听到她的呼救。牛丽茫然地看着屋里，在高热下的视线里，家具的摆放总归有些不对劲。小圆桌太靠窗，可能是飘进了雨水，桌布上大朵的牡丹花颜色不对；窗帘的格子有点歪；皮革沙发也变得陌生，变小了，摆在当中有些像卡通片里的可笑样子。好在几面墙都很白，当初租房时她要求房东粉刷过一遍。合同签的是两年，但按她当时的满意度，是存心要住个十年八载的。当时并未预计到会遇到老根，还起了同他过到一块的念头。

自然也没想到这里会发生命案。一墙之隔，就在矮婆租出半年的老屋里，一对安徽籍小夫妻死于非命。矮婆在西街口新买了房子，听说她儿子从上海寄来了房款，新房子一装好，矮婆就把老屋租掉了。事情发生后，大家知道了这对年轻人不是夫妻关系，没有证，应该算同居，油条说是中国式试婚。他那张不靠谱的嘴里总有些新鲜词，比电视剧里的更新还快一步。但是连油条也没料到，两个都有工作、不惹事、平时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人就这么挂掉了。牛丽亲眼看到客厅的地面有五指宽的血痕，一直拖到厨房走廊。在深夜暗影浮动的空气里，她整宿睡不着。暮秋时节，万物沉寂，正是该收该藏的时候。她却披头散发，毛孔大张，随时神经发作，一个电话将在开会、谈生意或是熟睡的老根叫来身边。假如老根来不了，她只好坐起来，竖直上身，凝神听着墙那边的动静。一夜惊悚般地坐起多次。很可能就是这样受了寒，前天隔壁还能听到可疑的敲打钉子的叮叮声，现在耳孔里只有一团嗡嗡嗡。

她还咳嗽。

你来不来？……咳咳，过两天，过两天我就没了。

她从未对他说过这样奇怪的话。确实有点奇怪，仿佛命案发生在这个屋里，她一下被放了血似的，变得虚弱起来。她对他讲话的口气，像是她从来就这样温存、和气，带着一点斟酌和商量。连月来那股血腥气都在，很硬，很稠，哪怕北风一天天冷冽，那气味还是像头困兽，喷着热烘烘的鼻息。到后来牛丽有点绝望，也不指望它散尽了。屋里屋外铺了厚厚的生石灰，点了香，老根还拿来两张符贴在门口。这些都驱散不了一个事实——两个外地青年在本地最热闹的老街住着，说没就没了。凶手逍遥法外，还有可能回到现场，发现隔壁住着一个也是外地的、经常孤身一人的她……。据说凶手力气很大，小情侣和凶手在客厅造成的搏斗痕迹相当惨烈，不但墙面被手指抠出了两厘米深的洞，两个布靠垫更是开膛破肚，流泻出猪油般的棉花来。这些幻想的场面加上秋寒，让她终于发起了高烧。从秋天直烧到冬天，经历了五十个小时的九死一生。现在，即便是凶手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她也不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在清醒的时候，牛丽给她从前的相好打过电话。这并不是考验，不是心血来潮、哗众取宠，只是有一刻她觉得自己会死。她想遍了来到都城后的日日夜夜、角角落落，一些重大事件及未了心愿。这个过程加速了气血的消耗，她拿起手机，从镜面屏幕上看到一张没有颜色的脸。除了眉毛，整张脸是一种颜色，是立冬后天空的灰白。她急促地按下一串数字，让脸消失。没有一个能来。他们的理由更像是借口，一个在陪老婆，一个陪领导，一个是老娘病了，还有一个干脆说不在都城。老根也不在都城，他刚回了宁波老家，去处理某处房产纠纷。老根的房产多，听他说起来像是遍布当地城乡。这也是他丢不开家里那个黄脸婆的根源所在，房产证在她手心攥着呢。这也是所有分身乏术的男人们的软肋。这些可怜虫只会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或永远实现不了的誓言来搪塞她，倒不如那一对同居的人来得实在。两人二十出头，都是栗黄头发，都高挑。矮婆站在他们面前说话肯定要仰疼了

脖子，男的俊秀，不大开口，女的娇嫩，二十个指甲涂得艳红，说话前常摇出一串笑声。半年来，男的买菜，女的在门口迎接他，就那么几步路，她还要把手插进他的臂弯里。两人相视而笑，像新婚夫妇那样，常常红着脸颊，承受不住旁人的注视或打趣。每当看到他们，牛丽既感到刺眼，又受了感动，无端觉得惆怅。在漏斗街里出现这两个人，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她看着他俩，仿佛春天一下子到了，眼帘里到处是新鲜的景象。晚上听着两人的笑闹声，她跟老根的通话会变得长一些，软乎乎的。可以说，自从他们搬到隔壁住，她跟老根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半年不到，她几乎恢复了对二人世界的兴致，重新建立起某种信心。就是这样两个人，一夜之间无声无息死去了。那一夜她什么动静也没听到，因为她跟老根在他那边的房子里。在接受警察盘查的时候，牛丽讲了实话。她内心十分懊悔，那个晚上不该出去，留在屋里说不定能阻止命案的发生。这种心理折磨对牛丽来说，也是造成她发烧的一个因由。据说凶手什么线索也没留下，显然是个惯犯。

牛丽扔开手机，张开喉咙呼吸着，吸进来一口口冰凉的气体。她想咒骂，但是发不出响的声音，甚至出不来气。她愤怒地想，要是谁第一个踏进这屋里，她就跟他一辈子。到了第三天中午，她再没力气愤怒了，整个人开始恍惚。屋里真是沉闷难当，又小又黑，她要是能够把胸腔的气吐个干净，这房子都装不下。谁会想要踏进这里呢？在这种时候，在牛丽软得需要一个人的时刻，那些人在哪里？他们都在家里，在老婆胳肢窝下，在床上，在孩子书桌边。他们没一个听到她的召唤，跑来陪她哪怕一刻钟。这两天，雨是唯一陪她到底的东西。虽然她摸不着它，有时也听不到，但它一直在那里。哮喘也是，会陪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它们比老根，比所有的男人都忠诚。

牛丽想好了，她要向老根摊牌。上周老根说这里不是久待之地，要她卷铺盖跟他搬个房子。这话老根不是第一次说，显得比较诚意。他还说过让她给他生几个儿子的事，牛丽从不应声。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春去秋来，她并未考虑好跟他的关系更进一步。老根不过是她遇到的一个男人，几年的相处，终归他也没有给她带来结婚的

强烈冲动。现在，她要让他马上离婚，摆脱他的老婆和三个女儿，或者先买好一套公寓。她厌倦了在这个租房里，漆黑一团的日子。往往在生病的时候，屋子里显得更加杂乱、冷清、灰暗，像一坨隔年的猪油。在认识老根之前，她没有过这种感受。她曾对这个平房多么满意，已经看了大半个月，各种房子，高层的、毛坯的、合租的、地下室，都去看过。像这种地方不偏、价钱便宜、有房有厅、独门独户的房子，被她遇到了，简直比捞到个有趣的未婚男人还兴奋。她把房子订下来的那一刻，心里多少感触，现在她还能回想起来。说到底，这个屋子是她在都城扎根的关键。因为它，她可以安心一辈子待在都城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发烧，烧得脑子糊涂了，她不会时常想起老根，想起他当初向她承诺的公寓。

都城下起雨来，总是一副覆盖整个季度的势头，眼看这个冬天要泡在雨水里，在街面走动一圈，就会带回一裤腿的泥点子。牛丽不喜欢这样不爽利的天气，出去寻事做效率不高。临到雨天都城人像失了心魂，路上没什么人，店门也是半开半闭。像这种天，漏斗街人多半窝在家里搓麻将。窗子开着，雨沫子飘进来有一股奇异的清凉。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断了香气，不过总归有冤魂一缕，时不时地钻进黑漆漆的屋里来。那些一嘟噜一嘟噜的金黄色、带着甜甜润红的桂花铺了地面一层又一层，有些还躲在厚的叶片后面，不肯轻易落下来。牛丽摇落一些，盛了一簋篮，做了几次桂花年糕吃。老根喜欢喝她泡的花茶，那一段太阳好，她顺手晒了一缸子。多的就填了枕头，合着荞麦，缝成个骨头形状，现在就搁在她脑袋底下。当然她是闻不出什么味儿来了，鼻腔里像是堵了一面墙。在彻夜的雨声里，她听不到漏斗街里别的响动，即便是乌压压的人群挤在窗子底下，也察觉不到。她就这样随着雨水昏睡了两天，断断续续，体温进进退退。

牛丽感觉日子乱了起来，说不清是始于这场感冒，还是出于对隔壁凶杀案的恐惧。她下地找药吃的一瞬间，头重脚轻，几乎栽倒在地。有两次她晕了过去，但她以为自己是睡着了。等她醒来，电视自顾自嗡嗡响着，铁皮屋檐叮叮响，露出一狭长条子酱红的天。她模模

糊糊看到钟的时针指向夜里三点。她外婆就是在夜里三点过世的，没熬到她回去。那年父亲来电话说她病犯了，意思让她回去一趟。牛丽当时很忙，在搬家，她找房子找了半个月，嘴巴一圈都起了燎泡。那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都城的小坝上树叶变作了橘红色，在碎金般的阳光下摇晃，暖风吹得人一颗心能飘到半空去。这些都没落在她眼里，她眼里只有一套套待租的房子，那些方正的机械的彩色图片。当时她刚结束第一段在都城如火如荼烧了两年的爱情，心里开了一个大洞；这洞从她两个眼睛里透出来，她什么也看不见，像个盲人一样，或者说像个僵尸一样，在都城游荡了三天三夜。

就是这样，她也挺过来了。她不相信自己会在今天夜里三点死掉，虽然她认定这个钟点是她今后的死亡时刻。外婆死于哮喘，而这种麻烦的病症在她身上出现了隔代遗传。平时人畜无害，发作起来她会对人世丧失热情。这次发烧照例引发了哮喘，有几个时辰她抽不上气来，感到自己胸口剧烈地膨胀，急促地抽搐，吃了药也不得歇。一会儿咳成一颗硬邦邦的枣核，一会儿又鼓成一个气球，要飘出窗外去。

除了哮喘的药，她找到一板银翘片，上面只剩四粒。她全部塞进嘴巴，灌下一大杯凉水。手机就在床头，油条下午五点打过一个电话来，她没有听到。此外就是一堆垃圾短信，没有老根的消息。牛丽少有矫情的时候，平日交流是短平快，这是老根看重她的地方。这个时候，她却难免对他产生幽怨之情，恨他不能赶到身边，甚至不能回个微信。她动过念头，不顾一切给他拨电话，一个不接，拨两个，两个不接，三个，四个……打到他接为止。老根一回老家，就会变成这样的脑瘫，常常听不见来电。事后的解释总是花样多，没电了，没话费了，没网了，搁家里了，等等。次数多了就疲沓了，她懒得向他兴师问罪。多年来老根待她不薄，吃穿用度，她把漏斗街的大多数女人落下了一大截。这当然是牛丽招人恨的原因之一。

牛丽在漏斗街有点名气。

男人们私下里喊她大巴，因为她常年待在巴士上，像个售票员一样勤勉。后来看她其实不在意，也就敢当面叫了。一般来说，他们喊不喊，怎么喊，要看她当天的心情。牛丽天天待在巴士上，没有固定收入，不像售票员那样旱涝保收，心情常年阴晴不定。售票员是二十世纪的事了，现在都是无人售票车。据说以后司机都会失业，一律用电脑控制。电脑控制人脑，在他们看来是一件滑稽的事，人脑控制人的身体都费劲呢。就像他们，一到黄昏就聚在街头，逗逗牛丽过过嘴瘾。大巴一喊出口，就像是大热天喝了一瓶冰汽水，或是吃了一顿猪头肉，嘴巴里涌上一股奇特的快感。牛丽高兴就答应一声，不高兴了就会牵涉到对方的老娘和姊妹，说她们就是公交。说完，牛丽就高兴了。牛丽嘎嘎大笑的样子粗俗而放荡，她的嗓门又粗又哑，笑声就从这喉咙里爆破而出，有时笑得眼泪溢出眼角。如果身边有个男人，又不马上走开，他的背脊就会遭受数下重击。如果是油条，他会及时闪开，因为他瘦，自保意识还算强。

大多是街面上的闲人，年届中年，碌碌无为，遇到牛丽这样无法无天的女人，也只能明的暗的啐一声大巴。巴士经济实惠，简单快捷，加上牛丽喜欢穿得花花绿绿，身上像是挂满了广告。有一段时期，巴士外壳喷了丽人医院的人流广告，上面那个挤眉弄眼的大傻妞像极了牛丽。连她穿的那两块布头，也像牛丽的打扮，他们觉得这个外号取得实在贴切传神，禁不住要冒着祸害连累家中女性的风险，逗一逗牛丽。

从一开始牛丽搬进漏斗街，不仅看在她爱出风头的本性、艳丽的外表，还因为河南人和扒手的双重身份，她遭受了一系列骚扰和打击。在这方面，男人们向来不手软，他们像现在大城市里那些职场一

样，讲究吃新、欺生。牛丽的房东首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把一把备用钥匙插进了大门的锁孔里，这个老鳏夫打算先发制人，把这个不安分的女人一举降服。动这类心思的人有几个，他们蠢蠢欲动，不约而同在春夜趴在她家院墙外，偷窥室内各种活动。当老房东匆匆赶来，他们屏息收声，一动不动，夜风吹在身上，有些寒意。老房东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在几双发绿的眼珠子的注视下推开院门，轻手轻脚趑进屋内。挂在墙头的一个男人几乎叫出声来，因为牛丽正在脱衣服，准备洗澡。这种内外夹攻的刺激实在平生难遇，其中有个人紧张得流出了鼻涕。他们既担心牛丽停下脱衣服的动作，又想老房东进去前对她发出警告。这种煎熬几乎是非人的，有个人膨地掉下来，像一口沉重的麻袋落在地面。他爬了起来，飞快地朝院门扑去。院门被他丁零咣唧一通捣鼓，并没有开。显然老鳏夫把院门锁死了，只有他有钥匙。二十分钟后，这个人重新攀上墙头，小心翼翼地朝下跳去，居然毫发无损，他一下落到院子里去了。其余的人愣一愣，反应快的也学样，姿态各异地纷纷跳下去。不能叫老东西占了便宜！他们心里想，顾不得腿脚屁股跌得生疼，齐心协力对付起眼前的屋门来。一起动手的事情，显然是正当的、无害的、有志者事竟成的。他们不去想接下来怎么成事，也不理会屋里住的人怎么想的。在他们看来，动不动出门和化妆的女人，穿着暴露，无疑是在勾引他们，鼓励他们，甚或埋怨他们没有尽早动手。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牛丽果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属于人来疯，她压根不怕骚扰和打击，或者她怕的是没人打扰，每天清汤寡水一样的日子。

当晚，老鳏夫是被牛丽用菜刀架在脖子上撵出门的。他们看到他的手臂和肩膀上被划破了几道口子，还在滴血。他叫得像一头血气旺盛的生猪。牛丽并不管他在滴血或号叫，揪着他麻白发丛下的卷耳朵，揪着他上半身所有皱起来或卷起来、容易下手的部位，另一只手里生锈的菜刀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她身上穿一件大红睡袍，下身临时套了条秋裤，头发还是湿的。她面色如常，嘴角挂着一丝笑。被拦在门外的男人面面相觑，想问问这半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又不知道以

什么立场对待眼前的情景。他们是男人，是邻居，是老房东的合谋者和叛徒。那么老东西得手了吗？像他吹嘘的那样几度交欢了？还是被割掉了一枚睾丸？没人知道真相。

牛丽的功夫，包括她扒的技术被传得神乎其神。在得罪她的人丢失的物件里，没有一样不重要，没有一样跟她扯得上关系。派出所的人从没有抓过她的现行，反而有几个小年轻常跟她言来语去，打打闹闹。都说她有一套媚功，见人就发散，像当街发散传单一样。人家接不接是一回事，她不发散就不舒服，像高烧病人发不出汗来的感受。那憋在身体的热度简直要把自己点着，这种难受牛丽刚刚尝过了，得出结论只能靠自己，发汗、蒙头大睡，物理退烧。对于这种批发式的热情，街面的人见怪不怪，若她勾搭上的不是自家男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若是狭路相逢，自然勇者胜，漏斗街难免要鸡飞狗跳、鹅嘶雁叫几日。

好在牛丽不吃窝边草，带回来的男人往往从蛮远的地方来。老根是宁波人，年前在新城区盘下一大排商铺，上下足有二三十间。漏斗街都传牛丽要搬了，跟老根住进大房子享福去。谁都知道老根在欧陆风情住着一套别墅，他老婆孩子在宁波，他一个人住一大栋房子。在都城风景最为优美的东湖地段，楼顶上摆着假山假泉、种着奇花异草，外面包着玻璃罩子的那家，就是老根的屋。

漏斗街人认为，既然牛丽搭上了老根，自然不用天天上巴士。但牛丽还是天天上街，上巴士。她认定她业务不突出，技术有待精进，作案风格不太稳定。她天天上车，时不时出手，也是担心手生。除此之外，她就是坐在后排，守着自己的地盘一样，阴晴不定地盯着司机的后背。司机往往叫她盯烦了，倒像自己是没有得手的扒手，有着一一种失败感。那是一些认得她的司机，也不叫她买票，也不赶她下车。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因为做这种事坐过牢。她一下车就被街口守她的男人们围住，排队请她吃馆子吃烧烤。那些人里有她的街坊邻居，也有公职人员，他们对她又亲昵又谄媚，偶尔还为此大打出手。

有关牛丽的情史，漏斗街人有众多说法。牛丽内心只承认一段，

就是搬来漏斗街前的那一段“被狗嚼过的日子”。这是她对此下的恶狠狠的定论，从不许自己再回顾。说起来，那段开花两年即将结果的爱情，算得上牛丽的初恋。当年牛丽跳上大巴，跑到都城，是想在这里安上一个家，属于她和一个男人的家。她一直租房住，打零工，这不影响她对婚姻的向往和试验。那年秋天，她结识了一个医生。来自家族遗传的哮喘病史，使得她经常出入那个著名的医院。医生给她介绍了一种新型药，很小的白色药丸，一天只要吃两粒。这种药丸很好地控制了她的发作率，心和气顺，夜晚喘不过来的情形减少了。使得她胸口再次痉挛的恰是医生本人。他在一个傍晚检查她的口腔时，吻了她。按说是不需要检查口腔的，他盯着她嘴里，看她颤动的舌头和喉部，两手紧紧攀住她双臂。他简直要把整个脑袋扎进她嘴里去。她心里有些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将对她做出的行为。医生个子不高，面相比她还娇嫩。他的手微微出汗，脸上的毛孔细腻得找不到，像个还没从青春期冲动挣扎出来的学生。谁也不会怀疑他因为埋首医学，而耽误个人大事的说法。医生逐一索取她的初吻、初夜，并令她首次堕胎。他的说法是这样的，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聪明，也更长寿。也就是说，第一胎更容易遗传家族病。他以一个医生的权威传达了这一点，还将新房的图纸发给她过目。为了让家族的哮喘因子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根除，她躺在了他的同事主刀的手术台上。为了幸福美好的未来，姑娘们是能够忍受妖魔鬼怪的戏弄的，过五关斩六将，从黑暗的森林、腥臭的泥淖里奔向光明城堡，这难道不是所有童话教给女孩子们的正确途径吗？

他介绍她进了一家私立医院后勤部，付了位于郊区的一套两居室首付，每年带她出门两趟。他支持她学习烹饪和插花，不赞成她请健身教练，给她买了两份保险，受益人是他本人。如此过了两年，就在他装修新房的那个时期，她偶然听说了他已婚的传闻。房子不能丢手，她还是天天跑装修，企图以忙碌来联线短路的脑神经。他还是付她那个一居室的租金，每周来两次，视他的身体情况做一次或两次。她这才推究起他的身体，仔细勘探着装的细枝末节，以致在做爱

的过程中常常走神。他每次来她都索求无度，断不可能一次了，闹得他直埋怨，说她怎么凶性大发。先还是带着惊喜说的，因为装修的劳累，她对他有过一段的敷衍了事。后来招架不住，他才有些委屈，对于一个步入中年、懂得养生的内科医生来说，这样的任性无疑是一种无法苟同的破坏。

牛丽先掏空他的身体，再来盘问他的良心，这样的设计，抛开她情感上的受挫不计，还是有理有节的。因为一个空虚的身体，是禁不住热情的撞击的。但是牛丽没有料到一层，医生的内部构造与常人不同，用一句台词来说，“你永远不会得心脏病，因为你没有心脏”。牛丽对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那套房子。客厅的半空晃荡着吊灯半拉子的灯泡，地面是碎的玻璃和婚纱照断裂的相框，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被砸了一个大洞，台灯的灯罩作为肇事者瘫痪在茶几上。那个黄昏，他老婆带人闯进了他们的新房，随后他也到了。她等着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维护她，谁都能看出她身体不舒服，谁都装作没有看到。就在前天，他俩做完后，他给她递来一杯泡好的红茶，他说女孩子要少喝绿茶。那天正是新房装修完工的日子，他们提前庆祝，在日光当头的中午做。那是她喝他泡的最后一杯红茶。她记得暖洋洋的春阳洒在赤裸皮肤上的感觉，窗缝漏进来的风把白纱帘轻轻吹动，梳妆台上那盆崭新的水仙花送出一波波香气。

在遇到医生之前，她摆过小摊，在夜市里摊面饼。她见识过城管人员的厉害，也让他们领教过她的厉害。最终没做下去，因为哪儿都不让摆，不让卖。赚的几个钱还顾不上打狗的。打狗在都城的意思是，打点钱物给现管的小官们。他们随时随地出现，想一出是一出，来一拨又一拨。那些跟她一样不打狗的摊主，总是被撵得四处逃窜。就是那些打过狗的，也难免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围剿折腾。牛丽脾气上来，就跟他们干一场，重拾当年的打狗棒法，图个痛快。业务生疏加上寡不敌众，多数以失败告终，还因此被拘留过几天。她额角至今留下一个小坑，是叫一个后生城管拿秤砣砸的。额头的坑是摆摊留下的纪念，心里的坑很长一段没法愈合。

她逃出了亲手布置的新房。

从那个晚上开始，牛丽认定医院是最脏的地方，那里埋葬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段感情。她厌恶医院那种消毒药水的气味、衰老的气味、病菌的气味和白墙白床单散发的太太平平的气味，那份清洁工作败了她的胃口。她发誓此生再不踏进医院一步。她不再相信医生、相信感情、相信婚姻。她认为房子、性、贼，远比那些干净得多。事实上，牛丽是被他的老婆从新房轰出去的。那女人伙同她几个兄弟，一边斥骂着坐在角落里罪人般的他，一边动手将她的内衣裤抛得到处都是。围观的邻居们也得到了一些，带着嫌厌或同情归拢来，交还给她。牛丽动了刀，开了药水瓶，用她的大嗓门哭号，都没有什么用。她的屁股盘再大（他夸过她是生养的好料子），也经不住几个大汉的拳脚，没办法坐守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房子。整整一晚，她流浪街头。在一个桥洞子里，打着哆嗦念及那杯仿如隔世的红茶。

从此，牛丽对房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不再想有一个家，于是迅速和许多男人有了亲密接触。从一个男人到下一个男人，伤口很多，也很浅。那个晚上的伤口像一条深不可测的分水岭，把牛丽对家的向往引向对房子的崇拜。房子比家可靠得多，家不在，房子总在。牛丽在漏斗街的日子很风光，石榴裙底伏有一大片头盖骨，而她脚踏这些头顶旋转舞蹈。流浪街头的故事再没有发生在牛丽身上，而是轮到男人们轮番体验。

3

清早，牛丽登上了一路巴士。

那次生病后，牛丽的业绩直线下滑，就像她退烧一样，体温一点点降下来，人被耗尽了津液。这让她有些不安，尽管并非主观上的原因，而是身体机能方面因素导致技术的衰退。如同男人害怕阳痿一样，她对自身的落后十分担忧。多年来她几乎没有失手过，当然，也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事重重。她的脸在清早的空气里有点发黄，眼皮也是肿的，总之，她完全没有做好容貌、精神上的准备就上了车。这点跟男人又是不同，她从不花很多时间用于装扮自己，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男人面前。从中不难看出，她是个具备实力的人，表里如一，敬业爱岗，完全信任自身可以通过别的方式，修复一些放纵过后的漏洞。生病，当然是人生懒散的一大表现。她可以弥补这个过错。

上车不久，她的视线牢牢罩住了一件黑棉袄的口袋。乘客们大多昏昏欲睡，没有人脸上露出鲜明的表情，即使窗外的阳光明晃晃涌进来。这些不过给他们造成了一层困扰，人们脸上露出迷茫之色。只有牛丽暗暗挺直了身子，像一条准备攻击的蛇。假如有人稍加注意，就能听到她口舌发出的那种咝咝声，像夜晚急不可耐的食肉动物那类躁动。牛丽这种嗅到猎物的亢奋无法掩饰，几乎是这个行业的大忌。好在瞄准与射击之间的过程很短，快的就几秒钟，一瞬间。这不是说牛丽的技术好，而是得益于她对欲望的管理、对胜算的把握以及虔诚之心。所谓专业，无非是专注加敬业。

在那黑棉袄的左侧，鼓鼓的，一只手机的半边尽收眼底。车内人很多。牛丽慢慢起身，挪动着脚步，向那只口袋靠拢。就在车的猛一趔趄中，在司机的破口大骂把众人的视线牵到前方那个横穿马路的愣小子身上时，牛丽出手了：两根指头像薄薄的刀片，切进了那口袋，指尖已经触摸到手机光滑的外壳，她极其舒服地在心底吐了口气。盛宴就在这一瞬间享用，或者用另一个比喻，高潮就凝固在指尖的这个触点上，而不是在安全地握在掌中的时刻。牛丽的技术并不算精巧，跟很多业界前辈相比，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得知这一点并不让她沮丧，反而越发诚恳，她信奉那个成功定律，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她上车永远比别人早一小时，下车比别人晚一小时。她勤练不辍，不分老少，男女通吃。

这一次她失算了。也可能因为这次太贪婪，停留在顶点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她还来不及抽身而出，就感到危险的逼近，另一只手迅疾地稳稳抓住了她的手。

两只手有几秒钟的静默。好像在互相认识，同时思索着什么。牛丽抬头，看清是个很清秀的男人，他的手却很大，很暖和，有微微的汗湿。看来他一时不想声张。牛丽奋力抽手，但他抓得铁紧，挣不脱。这是一个看上去年轻实际很老成的人，大手又软和又细滑，让牛丽想起了电影里的阿凡达。这种莫名其妙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牛丽及时松开手机，手腕一转一扭，想如一条鱼般从他的掌控中逃脱。男人的手固执如锁，被带出了口袋。

牛丽向他笑了笑。

牛丽知道她一笑起来整张脸就会像一朵蓓蕾缓缓绽开。果然，他的视线在花心里摇摇晃晃如醉汉。现在，他的手锁住她的手，目光锁住她的脸，两样互不耽误。有一瞬间他仿佛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有点困惑地拧起了眉毛。但此时的思考是无力的，他显然两样都不愿意放弃。这时，牛丽大叫起来，流氓！耍流氓啊！她嘶哑聒噪的嗓门一引爆，人们的目光立时嗖嗖如利箭飞来。趁他一慌神，牛丽的手顺利抽出，反手一记耳光啪地甩在了男人脸上。男人顿时被钉成了箭靶，有一分钟他一动不动。他脸上却没有什麼愤怒，默默地看着她，面对众人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接着他像一个刺猬，抖了抖浑身的长箭，面无表情地下车了。

随着车门缓缓关上，车上空落了不少。牛丽一屁股坐下来，在邻座递来的火机上点了烟，喷出一大蓬急剧翻滚的烟雾。压压惊，那男人露出一口黄牙。旁边一个老太婆关切地问她，刚才他怎么你了？你被捏了还是摸了？牛丽本来不屑于回答，但瞥见四周几个男人露出急切的眼神，冷哼了一下，捏了，也摸了，怎么，我不该打他？众人都说，该打，该打，应该把他扭送公安局！牛丽轻蔑地说，刚才怎么没人吱声啊？就能看着坏人光天化日做坏事，一个个菩萨似的？正义感到哪儿去了？热血都洒哪儿去了？受的教育都还给老师了？

后来牛丽愤愤地下了车。她觉得车上的人一个个面目可憎，像她甩了的和甩了她的那些男人，不想再看一眼。也不是没有男人回头，他们甩了她，因为受不了她的身份或她的脾气，但回到老婆身边的男